



花 小

〔集說小篇短〕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 surrounds the text.

中學生物叢刊

34

小花

(短篇小說集)

開明書店印行

小花

國民二十七年五月月初版

國民三十三年四月四版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四角

編者 中學生社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上海福州路

代表人 范洗人

印刷者 開明書店

印翻准不 權作著有

(71 P.) Y

花

目錄

長

長生

小花.....斬以一

長生塔.....巴金二

塔的祕密.....巴金三

一個題材.....張天翼四

一個人的出身.....沙汀六

避.....徐盈九

「感同身受」.....聖陶二四

光明到來的時候.....茅盾三五

張天翼

張天翼

張天翼

斬以

算是一個中學的學生了，那時候他纔只是十三歲的孩子。學校是在城的西郊，家卻在近北的城腳下，爲了不必每日的奔波，他就不得不寄宿在學校裏。對於幾年來從也未曾離開過母親的他，真成爲一件要克服情感的艱苦工作。

「記住了——」母親親自打點好了一切用品後和他說：「你不再是一個孩子了，進了中學，就成爲大人；在學校裏不許和別人吵架，飲食要小心，睡覺的時候不要貪涼，要好好用功，可是，可是也別過力，……媽媽不能永遠跟着你的。」

一壁諦聽着，一壁唯唯地應着，等到母親說完了話，他深深地鞠躬告別的時候，就再也忍不住包了眼睛的淚，爲了不使母親看到，轉過身就急匆匆地跑出去了。

馬車已經停在門前，雜物早由僕人們搬到車上，故意裝成昂然的樣子，坐上車去，車夫纔揮動着鞭子，他就說：

「等一等，我還有點事。」

還侍候在門口的僕人趕緊接過來說：

「您是忘了點東西嗎？您告訴我，我給您拿去。」

「不，不，你不成，我得自己去。」

他又從車上跳下去，三步併一步地跑着，一直跑到母親的房中。正自呆呆地坐在那裏的母親，像是在想着些什麼，略爲他所驚了，就急急地問着他：

「有什麼事，你是忘了些什麼？」

跳進了母親的房中，就忍着氣喘，兀自站在那裏，把眼睛貪婪地望着母親，心中卻想着自己該是四歲或是五歲，那麼可以爬上母親的膝頭，偎在母親的懷中。

做母親的人好像看出些什麼來了，站起來走到他的面前，看着他那有一點抖着的嘴唇，還有那兩隻水汪汪的眼睛，就不說一句話，用一隻手摟了他。在胸前她覺出來一些熱烘烘的感覺。

「好好去吧，到星期六就可以回來了，你要喫什麼，早點告訴我，我可以關照他們替你做。」

可是他一句話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只靜靜地，還想忍下去輕微的抽噎。

突然間他離開了母親的懷抱，又跑了出去，這一次他跳上了車，就催着車夫快些走。當着車子已經移動的時節，他頻頻地回過頭去，望着隱在樹後的家門，到轉了灣，他纔頹然地垂下了頭。

到了學校，車夫把雜物搬了下去，還恭敬地問着：

「少爺，您還有什麼事吩咐麼？」

像深思似地站在那裏，好像有話要說出來，又說不出口，終於只說：

「回去告訴太太，我在這裏很好，不要太太惦記。」

車夫一面應着，一面坐上車去，又起始揮着鞭子。馬擡起蹄子，車輪也起始轉着，他像是被留在完全陌生的所在，茫茫地望到再也望不見的時候。

晚飯後，一個人在校園裏走着，耳中像是又響着母親的聲音。眼睛不自主地溼潤起來，爲了一點點的羞赧，他不得不低下頭去。

太陽漸漸地沈下去了，人的影子和樹的影子也愈瘦長了。顯得園子是大的，人也都是大的，自己卻非常小，小得像是不再存在一樣。高級的舊學生，恣意地笑着，鬧着，用高聲問詢着分別時的日子；他的心感到十分空虛。那些影子像是在他的心上幌來幌去，他很恐懼，怕着當夜來了，他一個人被丟在這生疏的園子裏。他記起來更小的時候，夏夜睡在母親的身邊，總也不敢閉起了眼睛，生怕母親會丟開他，再也不來看他。

在天上燃燒着的雲，由紅的顏色漸漸變成紫色了，由紫色又變成了烏黑。夜的影子就鋪了下來。

他獨自坐在校園裏的長椅上，空空地不知在想些什麼。終於自然而然地躺下了，仰臥着，把兩隻手平放在腦後。滿天的繁星美麗地睜着眼睛，他重復像是聽到了母親的指點，哪一顆是牛郎，哪一顆是織女；哪兒是金星，哪兒是北斗？一些孩子的夢，一些記憶，都在他的腦子裏重生起來。他記得那時他問過母親什麼時候母親能帶他到星星的上面，他要去看看牛郎，和那一隻金牛，還有失去了母親的兒女。他正自想着的時節，突然有陌生的聲音響起來：

「這是誰呵，躺在這裏，回宿舍自修去吧。」

他驚覺地跳起來，黑暗中他只看到一張瘦瘦的臉，還有像鬼火一樣的眼睛，他就頭也不回地，逕自跨着大步走了。一個被他疏忽了的花盆，幾乎使他跌下去，可是他仍然是什麼也不顧地走去。

他趑進宿舍，十分膽怯地坐到自己的位子上。一切的聲音和話語，對他都是陌生，他不能像其他的孩子們爲新奇的事物所吸引住，他只覺得空漠，空得像世界上再也沒有什麼存在。

四面粉白的牆壁，和三張不相識的臉，就更增重了他的不安。那三個人中有兩個是弟兄，還有一個是相識的，就只有他是孤單的一個。他呆呆地張望着，不知道該怎麼樣纔好，他氣忿了，一下就伏倒了牀上。

新的被單和新的枕頭都發散着不熟識的氣味，而且這時候，也沒有一隻溫柔的手輕輕撫在背

上或是頭上，問着：「孩子，有什麼不舒服了呢，爲什麼要這樣？——還是有什麼不高興了麼？」

一個聲音卻是在他的耳邊吼着：

「這是自修的時候，不能睡覺的！」

猛然地他擡起頭來，看到一個猴子樣的人。他的嘴唇上面疏朗地長着些根鼠鬚，不時地用手指捻着抓着。

纔見到那隻爪一樣的手伸下來，他自己就霍地爬起來了，走近書桌前坐下。等着那個人滿意地微笑着走出去，他就把頭枕着放在桌上的手臂。

時間是想不到的漫長，好像靜止了，他把母親特意爲他買來的鬧鐘放到桌上，一下一下地數着。好不容易纔挨到了下班的鐘聲，他就急急地睡到牀上去。

人聲更高起一些來了，腳步在地板上雜沓地踏着，連板壁都微微地震動着，心是再也安不下去。突然間他有着爬起來穿好衣服回到家裏去的心念，但是他想到學校的門怕是早已上鎖了，母親的話又清晰地響着：

「——好好讀書，媽媽會更愛你的。」

依了往日的習慣，他拿起早就放在枕下的書讀着，到了每個字跳出了行間，只是模糊的黑點，不

復有字的形狀，他的眼睛再也張不開來，書本就從手裏溜了下去。

「媽，明早七點鐘叫我呵。」

他下意識地喃喃着，他忘記了是不是有回答的聲音和一隻溫暖的手輕輕撫弄着他的頭髮，他是睡着了。

夜裏，他夢見自己在曠野中行着，沒有草，沒有樹，也沒有生物。一片茫茫的沙土使他極力遠矚也望不到邊沿。他只能回過頭去看着自己踏過來的腳印，但是一陣風掩沒了它們，也吹迷了他的去路，他驚恐地叫起來，卻叫醒了自己。爲恐怖之感所襲擊，他低聲地叫着媽媽。很快地他就想到這不是家裏，也沒有媽媽睡在這間房裏。

「喂，喂，你醒了麼？你爲什麼叫一聲呢？」

在黑暗中有這樣的話響着。

「唔，我做了一個夢，你也做了一個夢麼？」

他回答着，輕輕地轉着身子。

「我沒有做夢，」

「那你怎麼也醒過來？」

「我一直也沒有睡成。」

「你，你也是有一點想家麼？」

「不，我從九歲就出來了五年也沒有回家一次，我很難記得我的家。」

「那你爲什麼也睡不着呢？」

「三年前的今天，我的母親死了。」

那個聲音說到這句低沈下去了。

「聽你的語音不是這裏的人呵。」

「對了，我是四川人，離開這裏有幾千里。」

「那你怎麼出來？」

「船、輪船、騎馬、坐轎子，有的時候還要跑路。」

「你的母親怎麼能捨得你出來呀？」

「不是爲的讀書嗎？媽媽說過把書讀好了，什麼就都好了，再不怕叔叔來欺我們，還有一個遠族

來霸佔我們的田地。」

「你的父親呢？」

「我纔生下他就死了，我只有一個二十歲的哥哥，在家裏管事。」

「你不想你的媽媽麼？」

這近於愚蠢的問話卻沒有得着回答，過了一些時候，他聽到了低微的飲泣的聲音。不知爲了什麼，他的眼睛也溼潤起來。

更柝和犬的吠鳴在遠處響着，沒有關緊的水管滴着水，那個鬧鐘像是更響亮地走着。他的心紛亂了，睡意早已不知道散到哪裏去。

他先靜下去他的心，什麼再也不想念，隨着就數着數目，從一到百，到千；可是像失去了往日的效驗，他的眼睛仍然是大張開着。

「這可怎麼辦呢，明天還得早起，」

他的心焦灼起來，翻轉着身子，若是在家裏，母親一定要問着了：

「練哥兒，爲什麼還不睡呀？」

她也許要輕手輕腳地走下來，看是熱着了或是涼着了，再不摸摸頭額，看是不是在發燒。但是，那時候，他知道，沒有母親在身邊；想到方纔和他說着話的孩子，就覺得那是更不幸的了。他心中想着：

「明天我一定和他說，我的媽媽也是他的媽媽，要他星期天也到我的家裏去。」

終於他又睡着了，第二天的早晨很早就醒了來，他仍然覺得很疲乏，睡在身下的牀像鐵一樣的堅硬，他更清醒些，他纔知道不知在什麼時候從牀上滾到地板上，就在那上面睡着了。他的臉有一點熱，怪難爲情的，好像別人都還沒有醒轉來，就急急地爬到牀上去。

當着他睡到牀上，就看到其餘的三張牀，有一張已經是空了。

這時窗外的陽光正撲到牆上，總也是將近六點鐘的時候了，堂役正蹣手蹣腳地提着水壺。他的心中卻在想着：

「母親這時候醒了沒有呢？」

麻雀細碎地叫着，從這一枝飛到那一枝，鋪在窗上的樹影，輕輕地顫着。

「母親該起來了，」他想着，因爲他想到每天早晨工廠汽笛叫起來，母親就要走下牀來吩咐着僕人們做東做西了。

「爲什麼她要這麼辛苦呢？」

即使仍是孩子的他，也爲這問題苦着。他時常在夜中醒來，聽到母親睡中的呻吟；可是母親從不想到休息，什麼大事小事都要經她的眼或是經她的手。

他正在想着的時節，門輕輕地被推開了，那個很早就出去了的同室現在走回來了。看到他，他微

微地笑着。

那是一個乾瘦的孩子，皮膚很黑，頭髮剪得短短的，好像是纔從操場上回來，只穿着短褲和背心。

「你起得這麼早。」

「我每天這時候起來，我練跑，我還打球。」

從說話的語音上他聽出來這就是昨夜裏和他說話的那一個，他就問着：

「昨天夜裏，那——那是你吧？」

那個點了點頭，他的心卻爲喜悅抓住了，立刻就接着問：

「你能告訴我你的姓名麼？」

「我叫程佳生，你呢？」

「我，我的名子是張練，我是新學生。」

「我不是，去年我就在這裏，考試的時候病了，今年還得從頭讀一年。」

「那我們是同班了。」

「不，不一定，你是幾組？」

「我是六組，你呢？」

「真巧，我們是同班也同組，我們就可以在一個課室裏了。你的座位佔過沒有？」

「我還不知道呢。」

「我多佔了一個，就給你吧，我們兩個同座。」

因為他說話用着平常的聲音，程佳生就告訴他：

「喂，沒有起牀之前不能那樣說話，必須壓低了聲音，像我這樣，要不齋務先生要說的。」

「我有許多事都不知道，你得常告訴我。」

他說着的時候臉微微紅起一些來，可是這時候，晨起的鐘聲已經響了。從宿舍的一端，也有一個堂役像響應似地搖着銅鈴走過去。

不像方纔那樣安靜，人聲嗡嗡地響着了。同室的兩弟兄也伸着懶腰，張開眼睛，可是他們並沒有坐起來。

「你看，現在就不要緊了，只要不是亂嚷亂叫，說多麼大的聲音他們也不能管。」

程佳生一面說着一面從牀下取出臉盆，就又向他說：

「我們一塊去洗臉吧。」

「好，好——」他一面應着，一面掀起一件短衫。

門又開了，一個穿得很整齊的齋務先生走進來，向着那兩個還沒有起牀的弟兄說：

「怎麼還不起來，不能這樣懶呵。你們沒有聽見打鐘搖鈴麼？」

那兩弟兄聽到第一句話就霍地坐起來了，那個人一直說完了，纔滿意地捻着鼠鬚走出去。跨出了一步，又站住了，轉過身來：

「記着，聽見鈴聲就得起來，你看你們的同屋，不是都早起來了麼？」

被說着的時候，臉又紅起來，低下頭去，程佳生卻像是什麼也不在意的樣子，招呼他一同到洗臉室去。走到外面，就對他說：

「他們就知道嚇新學生，他的外號叫老鼠精。」

「怎麼先生還有外號呢？」

「先生纔有外號，每人都有一個，剛纔的那一個還叫活猴。」

「爲什麼這樣叫他呢？」

「你不看見麼，他的鬍子像老鼠，他的樣子像猴。我還有小老鼠呢。」

程佳生說着，放下了臉盆，彎着一隻手臂，在上半部就有突起的肌肉。

「你看，它還會跑呢！」

稍稍動着，那肌肉就上下地移動，他們一齊高興地笑了。

「我沒有想到你這麼瘦還能有肌肉。」

「這都是練出來的，你要是願意，和我一樣早起就練，三個月保你也有了。」

「好好——」他高興地應着，「我明天就起始，你記住了，起來的時候不要忘記來叫我。」

因為和程佳生相識了，不只補起來一部的寂寥，而且還給了他許多方便。在那麼許多座房屋之中，有了程佳生的領導，他可以很容易到了飯廳，到了課堂。乘了一點餘暇，他還被領着在學校裏走了一次，對於這陌生的所在有了概括的觀念。當着他檢點着書物去課堂的時候，程佳生還告訴着他要把這上半天的書物都帶了去，打了上課鐘，宿舍就要上鎖的。

這一天他上了六小時課，立刻有一個小小的疑問在他的心上浮起來，因為教授每一門科目的教員在解釋或說明這一種課程時，都要把那一門說成最要緊的。他沒有法子明瞭他在下課的時候去問程佳生，他也只搖着頭，說是不懂為什麼。

「管那些個幹什麼呢，只要我們讀書，考得及格就是了。你不記得，明明是賣爛桃子的，叫賣的時候也不會有一個爛字。」

像是什麼都明白些似的，程佳生發表他個人的言論，隨着就邀他到操場去打籃球。